

頭。

「不要哭。」

他溫柔地說。

他忽而想起那一系列通過平交道的貨車。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

——一九七八年三月《臺灣文學》五十八期

## 上班族的一日

### ——華盛頓大樓之二

床頭櫃上一陣驚心的電話鈴，使他慌張地醒來。他摘下眼罩，反射性地一把抓起電話。雖然隔著落地窗的帷幔，他依然感到這仲夏的早晨的陽光，炫人欲盲。

——喂……

「喂。」他說。從沉睡中乍醒的他的心，怦怦地悸動著。

——Olive呀？

「噢，噢，」他說。他忽然醒了大半。「是我，」他說。

——還在睡呀？

「哎，」他說，從床上坐了起來。

——能睡到這時候，就叫人放心了。

對方嘿嘿地笑了起來，他抓起電話機旁的香煙，用左肩和左耳夾住電話，劃上火柴。「其實，醒來過一陣子，」他應酬地笑，把語調盡量裝得輕鬆，「又睡了。」他說。

——好。睡了一夜，現在你總該清醒些。昨天的事，我們當是全忘了。以後，誰也不准再提。

他沒說話。楊伯良會打電話來，是他意外的事。一絲被安慰的卑屈的喜悅，不顧著他的矜持，卑屈地在他的心中漫了開來。

——早上，我已經跟 Mr. Talmann 說你請三天假。也許你該到哪兒散散心。

他默默地抽煙。他想起帶著金絲眼鏡，才過了四十不久就禿了頂的上司 Bertland 楊的狡詐的臉。

——不過，你知道，這段日子忙得很。你那些事，又沒人接得了……所以，如果你能明天來，忙過這一陣，我補你半個月的假。

他依舊沉默著。他緩緩地抽著煙。「我說辭就辭。不辭……不辭……我就不姓黃！」他想起昨天在 Bertland 的辦公室中壓低聲音忿怒的賭咒。「你胡說些什麼！」Bertland 一副愛護的怒容，趕忙起身把辦公室的門掩了起來。他一邊想著，一邊聽著 Bertland 在電話裏說，「Come on, Olive, come on……」心裏便悒悒地絞痛起來。

「不，」他終於說，「不要啦……」

——我不是要你現在來。明天。如果實在不行……

「不。」他安靜地說，聲音却有些躊躇了。「不，我不會去了。」

——O—live

「……」

——你胡說些什麼！聽我說，你的假我已經請好了。明天不想來，沒問題。

他想要把電話掛掉。但是他依然默默地聽了幾句「千萬不要衝動」，「你的事我自有安排」之類的話，讓 B. 楊掛了電話。

他抬頭看鐘：九點還不過十分。他把抽剩的煙扔進床邊的痰盂。和平日一樣，美娟在上班前把早餐和報紙齊整地擺在臥室的茶几上。他下了床，開始盥洗、吃早飯，胡亂地翻翻報紙，走進客廳。

孩子上學去了的、妻也上班去了的家，竟然是這樣地安靜，是他素來所不曾想到過的。他帶著報紙走出臥室，背著客廳的窗子，坐在白色塑膠皮的沙發上。他想看報。但是從來不曾知道過的，獨自留在家中的安靜，竟而成為巨大的騷鬧，侵擾著他。他放下報紙。四周的壁紙在遷入新居一年半以後的現在，依然嶄新。爲了這間公寓，他必須每月繳付七千八百元的利息。他在這棟公寓還只在挖地基的時候就曾算過：如果今年升上副經理，他就可以把攤還利息的時限，從十年縮短成六年。

然而「如果今年升上副經理」這個思緒，使他憂悒起來。他想起就在自己斜前方的、Bertland 楊辦公室隔壁的空著的房間。一度伸手可及的那個空出來的副經理室，忽然像一個急速調遠到的鏡頭，遠遠地離去。

昨天下午三時許，B. 楊的秘書——瘦楞楞的茱麗——匆促地在他的桌子上丟下一張公文副本。正在苦於找不出不知躲在帳本中的什麼地方的一筆金額的他，索性就拿起副本，一字一句地讀著由很好的電動打字機打成的信：

……茲宣佈自七月十五日起，艾德華·K·趙先生將擔任本公司會計部副經理。他將直接向會計部經理柏特蘭·楊負責。

艾德華·K·趙先生於一九七四年從美國嵌伯爾大學畢業，獲有商學碩士學位。翌年考入莫理遜股份有限公司紐約本部，任高等會計員。一九七六年，奉派調馬尼拉莫理遜亞太區部。今臺灣莫理遜有幸迎接他奉派來臺襄贊財務工作，必須指出：此一派令爲亞太區部對於臺灣莫理遜

今後生產規模擴充計劃之實質性協助的重要表現之一。

余深信本公司各級經理暨全體同人，必與我同心向艾德華·K·趙先生致賀。

薩姆爾·N·塔爾曼

他把全錄拷貝的副本擱在桌角上。他機械地把頭埋進黃色的報表裏。然而只那麼幾秒鐘，他又抬起頭來，把自己的手指嘩嘩剝剝地折拗著。然後他把報表一張張收起。他站了起來，把桌角上的副本細心地對折，放進自己左胸上的口袋裏。他的整個的臉，連同他平時總是單薄却泛著櫻紅的唇，全變白了。

他於是筆直地走進 Bertland 的辦公間。

「怎樣，報表差不多了吧？」楊伯良說。

他知道 Bertland 分明已經迎面看見了他因為無由自主的羞恥、忿怒和挫傷所曲扭的難看的臉，這若無其事的問話，使他僅剩的抑制力在剎那間繃斷了。他從口袋拿出那分全錄副本，撕成四半，扔在楊伯良的桌子上。

「大家這樣互相欺騙，沒意思。」他困苦地說。

楊伯良立刻把手上的香煙，在滿是煙屍的大煙灰碟裏截熄了。

「坐下來，坐下來。」楊伯良說。

他沉默地站著。他的眼睛從楊伯良的臉上移向他背後的大窗之外。窗外的對街是剛剛蓋好的辦公大樓。四、五個工人在鷹架上披著炎夏的陽光，工作著。

「我應該跟你先提的，不錯，」楊伯良說，「Olive，他們要塞進一個人來，就塞進來，我能怎麼辦？」

楊伯良打開抽屜，抓起一包 Rothmans，遞給他一根。他用雙手做了一個抵擋的姿勢，搖搖頭。楊伯良把謝回的煙腳在嘴上，點上火。他看見 B.Y.(Bertrand Young)的抽屜照例躺著幾包牌名不同的洋煙。B.Y.抽煙一貫很雜駁，Kent, Dunhill，甚至 More, Salem 都抽。楊伯良說：

「我這幾天又忙又生氣，沒有事先告訴你，正是我把你當自己人，你明白吧？」

黃靜雄冷冷地、無聲地笑了起來。他依舊站著，低下頭去看自己的一雙擦得烏亮的皮鞋。

「你跟我這麼久，Olive，」楊伯良說，「也跟你說過許多話。我不是說過嗎？他們洋人頂多三、四年一輪，我和榮老董扣得很近、很密，我們才是長久的……你明白嗎？」

「我不幹了，」他說。

楊伯良斜著眼瞟了他一眼。「你一向是我貼心的人，你的事我自自有安排。」楊伯良說。

「我不幹了，」他又說。

「你給我辭辭看！」B.Y.生氣了，「你辭！」

「我說辭就辭，」他的眼眶因忿怒和委屈而紅了起來，「不辭……不辭……我就不姓黃！」

他轉身欲走。B.Y.叫住了他。

「你胡說什麼？」B.Y.痛心也似地說。他站了起來，把辦公室的門掩上。

他默默地看著窗外。在白花花的陽光下，鷹架上的工人一寸一寸地把大樓漆成乳白色。他們間或也交談著，用圍住脖子的毛巾擦汗。把門掩了起來的 B.Y.的辦公室，使冷氣更加集中起來。他開始感到自己額頭上的汗水所凝聚起來的

涼意。

楊伯良這才點明那將新來履任的艾德華·K·趙，是榮老董的表侄兒。「老董最近常問起你。其實，他挺賞識你的。」B.Y.說，「他常說，你的風度、才幹都不像是本省人。」黃靜雄想起有一次B.Y.把他介紹給這一貫神秘的榮老董。

「榮將軍您好。」黃靜雄說。楊伯良曾事先告訴他，老董喜歡人家以將軍稱之。

「好，好，」榮老董說，迅速地上下打量著他，「好，好，」他說，輕微地點著頭。

榮老董是個退職的將軍。他的面貌黝黑，粗濃的眉毛掛在墨鏡上，一頭銀白的粗髮。在第二次大戰的中國戰場上，他和當今莫理遜紐約總部裏的總裁 Mr. Bottmore 同事於一個中美合作單位。韓戰以後，Bottmore 從五角大廈退休，以二次大戰在東方的經驗，到一家頂尖的軍火公司所屬的莫理遜公司亞太部任職，迅速竄升。臺灣莫理遜公司的籌設，便是由他一手掌劃。而 Bottmore 戰時的老友榮侃將軍，便被挑選為至為理想的名義上的中國股東和董事，使純粹的美資，成為法律上的中美合作資本。

「只要 Bottmore 一天還當總裁，榮老董就是莫理遜在臺灣的老板，你明白吧？」楊伯良說，「洋總經理三、五年一個輪調，那沒什麼。榮老董需要我，我需要你，你明白吧？」

榮將軍需要他，黃靜雄自然明白。好幾次，楊伯良把榮將軍厚厚一疊發票，交給他。楊伯良什麼話都不必說，他就會把這些發票四平八穩地登上公司正當的開銷。楊伯良需要他，他自然也明白。「把這筆帳轉掉，」B.Y.若無其事地

說。他於是就會把帳合情合理地轉掉，即使紐約委託的查帳公司也無從查起。他也為楊伯良瞞著公司投資的幾家和莫理遜做生意的廠商做內帳。然而，這回他已經意興闌珊。「你明白吧？年輕人要學著沉著點兒，明白吧？不幹？不幹只有你自己吃虧，白吃虧，你明白吧？就是要幹下去，磨下去，久了，全是咱們的，你明白吧？」B.Y.滔滔地、婆心苦口地說。他只是默默地注視著窗外，看鷹架上的工人頑冥地把一棟粗糲的大廈，一寸寸塗成乳白的顏色，在午後的陽光中，發出閃耀的亮光。然後，他走出辦公室，看也不看自己的座位，走向電梯。他回家了。

十年了，他想。十年來，他過著千篇一律的，上下班的生活。到臺灣莫理遜以前，他在兩家不同公司待過。五年前，他在這寬敞的、華麗的、吹著實實在在的冷氣的辦公室裏，找到一張桌子。但是從來也不曾在應該是上班的，星期三的上午，一個人靜靜地待在家裏。對於「上班族」，家無寧只是一個旅邸罷，他想。十年來，他生命最集中的焦點，最具創意的心力，都用在辦公室裏的各項工作上。第一年，他從會計員升高級會計員；第三年，他升信用組主任；同年秋天，他調升表報組主任。

然後，他開始成為野心勃勃的楊伯良的心腹。也就在那時，他開始熱心地想望副經理的位置。薪水高、配車子，這都還在其次。黃靜雄想望著副經理的椅子，還因為工作會輕閒些。那時他就有時間和心思的餘裕繼續他在大學時代沒有拍完的一部紀錄片。

他於是站了起來。他一眼就可以看見靠在客廳右邊牆的

他的書架上，一排破舊的、關於電影的書。羅塞里尼的專集三本，安德烈·巴桑等人關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的研究論文集，以至於最初級的 Young Film Maker。這些全是在大學時代耽讀、並據以做夢的書。在大學的「影響社」裏，他是個沒有攝影機的拍片迷。他為那些有攝影機的社員寫腳本，跟在他們後面謙卑而又熱心地提拍攝上的意見，幫他們做剪接，然後從試映室走出來，孤單地踩著破舊的腳踏車回家。就在那些孤單的、幾乎絕望地渴想著自己有一架攝影機的貧困的夜歸的時光，使他立定要以單車為主題，拍一部紀錄影片的志向。他的第一個鏡頭，是從車把照下去的轉動的輪子，和不斷地輾過去的道路……

和美娟論及婚娶的時候，他在一家小小的廣告公司上班。美娟的家，一定要按照風俗收一點聘禮。他終於鼓足勇氣，向師專甫畢業的、很傳統地愛戀著他的美娟提起，請女方也以一個十八厘米攝影機做為嫁粧帶過來。婚後，直到他進入臺灣莫理遜前的貧困的、甜美的兩年，他斷斷續續地拍了大約有五十呎的毛片。

就在昨夜，他才又想起整整擱置了四年許的毛片，和於今已嫌老式的攝影機。

——擱下那麼久了。趁著這一段時日，再拍個幾十呎。

——從腳踏車的轉動的輪子開始，再照後座上的便當盒，然後讓騎單車的最低等的「上班族」逐漸沒入私家轎車、計程車和公車的街道中。然後，鏡頭調上矗立的、積木似的大廈的森林……

——Bertland，傢伙！竟而讓他騙了這麼多年，這麼多年。

——以後的生活嗎？美娟近三、四年來存起來的薪水，就是

讓我閒個一年半載，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上班，幾乎沒有人知道，上班，是一個大大的騙局。一點點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殺多少才人志士啊。

——Bertland，我豈是好對付的嗎？我知道每一張發票，每一筆歪帳最真實的故事。我知道你和海關、和幾家廠商最內幕的關係。哼，我豈是好對付的嗎？

昨夜他轉輾、反側地想。也不知過了午夜的幾時，才沉沉地睡去。他原想今早把封存著的攝影機取出來擦拭。但楊伯良今晨的電話，竟而使他鬆懈下來。下午擦吧，他想。他深深地坐在沙發上，逐一審視著被勤勞的妻收拾得窗明几淨的客廳。他想起剛結婚的時候，分租了一間僅僅夠擺一張新床、一張鏡台，兩個塑膠衣櫃的房間，和人共用一個廚廁、客廳。兩年以後，他在比較嘈雜喧鬧的小弄口，租到二十出頭坪的小房子，一廳一房，廚廁皆全。初為女兒萱之的父親，也正在那個時候。進入臺灣莫理遜的第三年，他總算七拼八湊地背著利息，弄到了這間三十六坪的公寓。就這樣地，他在數不盡的上班和下班的生活裏，過了十年。他靜靜地坐著，注視著美娟的一盆雖然有些頹萎了的、却仍不失人工荒趣的插花，無端地感到不能言說的、淒楚的空虛……

臨近中午的時候，他開始漫不經心地讀著巴桑的「電影論」。當他在這裏、那裏讀著類如這樣的句子：「……（「單車失竊記」）的論旨，就是如此奇妙地、令人忿然的簡明；在這個工人所生活的世界裏，窮人為了生存，就必須相互偷竊……」；「義大利電影能在西方世界中擁有廣泛的道德觀眾，便是由於它對現實的刻劃之重要意義。當這個世

界已經再度被仇恨、恐怖的鬼魂所崇；在真實已不因其本身而受到喜愛；在真實被視同某一種政治性的象徵而受到排拒、驅逐的世界裏，義大利電影在它所描述的時代中，發出了改造世界的人道主義底光芒……」他感到驚慌、生疏，甚至於忿怒了。他隨手把書扔到茶几上。他開始在客廳、萱兒的小臥室和廚房間來回地走，到處張望。然後他想起一些不常相聚的朋友，開始給他們撥電話。「忙不忙？」他說。「真忙呀，」對方說，却一點兒也不像在抱怨。「我現在正忙著做一個九百五十萬的廣告計劃，嘿，真忙，」一個幹上業務推廣經理的大學前輩說，「我們要整個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消費習慣，才能把這項美國進口的東西推出去。推出去！嘿，忙啊。」「怎麼，在家裏享清福呀？」一個專門收買臺灣的體育用品以出口的同學說。他當然沒有說他辭職不幹。他說他在渡年假。「啊，annual leave！你們高等上班的，就是比我們做生意的好。」對方說。他呵呵地笑，他說，「美國公司嘛，有制度。」他竟而有些得意了。「你去忙吧，」他寂寞地說。對方居然欣然地掛了電話，拋下一句：「這年頭，做生意不容易，就是忙死了，也只夠掙一碗飯吃罷了，嘿嘿……」

他忽然感到彷彿被整個世界所拋棄了的孤單。他這才想到：這一整個世界，似乎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裏，從而隨著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辭色地轉動。一大早，無數的人們騎摩托車、擠公共汽車、走路……趕著到這個大機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八小時、十小時以後，又復精疲力竭地回到那個叫做「家」的，像這時他身處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靜的地方，只

爲了以不同的方式餵飽自己，也爲了把終於有一天也要長成爲像自己同其遑遑然的「上班族」餵飽——養大……

就在他孤單地、無頭緒地想著的時候，電話竟唐突地響了起來。

「喂，」他說。

——Olive，沒有出去玩啊？

竟是楊伯良的電話。他忽而高興起來。

「沒有啊，這大熱天。」他說。

——中午我請吃飯。你挑個地方。

「謝謝，不用了，」他近乎反射地說，「怎麼就生分了？」

他話一出口，就覺得錯了。楊伯良，聰明玲瓏的人，當然不是不知道留下許多把柄在他手上。但願不要把他的推辭看做是威脅才好，他想。

「這樣的，是我才約好了朋友。我去不去上班，」他趕忙說，「我對你，是一樣的。」

他噤著歎了一口氣。他不是個慣於說謊的人。但也曾幾何時，他竟學會了，在緊迫的關節上，虛情假意的話，順口就溜。

——好，好……

楊伯良似乎有些激動了。沉默了一回，說：

——好。其實，我有話要對你說。不過，也不急嘛，晚上聯絡。

楊伯良掛了電話。他這才感到饑餓。找個安靜的地方，一個人吃飯去，他想著。現在，他差不多有了真正渡假的心情。他換好衣服，鎖上門。一出冷氣公寓，臺北夏天的悶熱

和灰塵，猛地撲面而來，他打開胸口上的鈕釦，眯著眼睛在晒得燙人的紅磚路上走著。走不了兩步，他在一個小車牌邊的一棵楓樹的蔭影下，探著頭等計程車。他遠遠地向一輛漆著涼爽的藍色的計程車招手。當他跨上車子，他向司機挑了一條街。「過二段，靠近美國佛州銀行那兒，我下車。」他說。

車上的冷氣，逐漸又使他自在起來。然而，才沒幾年以前，他原是一個擠公車，甚而至於在大熱天走路上班的那一級屬的上班族。調信用組主任那年，由於信用調查上的必要，他的部分工作，便有外勤的性質，於是他有了坐計程車辦事、實報實銷的權利。這以後，坐車成了習慣，逐漸地把未必是因為公事的車費，也填到申請表上。他很快地變成一個不願意擠公車，不願意走路的人，甚至於十來分鐘的路，他也情不自禁地向駛過身邊的計程車招手。

他在佛州銀行門口下車。豪威西餐廳正好在銀行的頂樓。他挑了一個正好可以望見就在附近的、巍巍然的華盛頓大樓的位置，坐了下來。臺灣莫理遜公司，便在華盛頓大樓的九樓上。從頂樓上望去，外面的街景，對於黃靜雄，是很富於電影的趣味的。矗立於這二段接三段的十字路口周邊的，高低、形狀各異的大樓，在陽光下，帶著各自的幾何圖案似的蔭影，穩固、安靜地站著。但是地面上却是一片川流似的人和車的往來，在交通號誌的指揮中，尤其在俯瞰之下，自有一種韻律。而華盛頓大樓，因著它的赭黃色的大理石建材和獨到的設計，在日光下，尤其的出眾。豪威西餐廳的雙層玻璃窗，把原必十分嘈雜的市聲，全部摒斷於外。櫛比而來的車子、穿梭其間的機車、潮水似的人的流徙，在林

立的、靜默的、披浴著盛夏的日光的高樓巨廈……都彷彿皆以窗為銀幕，無聲地、生動地、細緻地上演著。他實在應該拍片的，他漫漫地想。

「先生，是吃飯還是喝飲料？」

「吃飯，」他說，依舊凝視著窗外。他掏出香煙，才知道沒帶火。「給我一包火柴好嗎？」他說著，抬起頭來。

他看見一張圓圓的、少女的臉。他微微地吃了一驚。他接過菜單。「A餐吧，」他說，把不曾打開的菜單又還給她。「今天是牛排還是豬排？」他說著，凝視著她。

「豬排。」她說。

「請你把豬排換一下，」他說，「換烙明蝦好了。」

「好的。」她說。她把菜單抱在胸前，正欲走開。

「小瓶的啤酒一瓶。」他笑著說，「新來的嗎？」

「是的。」她說。

她走開。他注視著她穿著觸地長裙的制服的背影。雖然身材和年紀怎麼也不像，但是這新來的女侍，却驀然地使他想起一個叫做 Rose 的女孩。

也是渾圓的臉，也是微噉的、厚實的嘴唇，也是比較寬的、多肉的鼻子。Rose 缺少像這新來的女侍那樣一開口就討人親近的潔白而又整齊的牙齒。當然，身世和職業的緣故吧，Rose 却具有這少女所沒有的、漫不經心的嫵媚。調任信用組主任不久，他驟然多了和廠商交涉應酬的機會。就在他生平第一次上沙龍的時候便認識了 Rose。

「中國名字叫什麼？」他問。

「叫我 Rose 就行了，」她說，「你又不是查戶口的。」

探問淪落風塵的女子的真名，是遊客的一忌——這是直到後來，他才懂的。然而，當時的 Rose 對於誤犯了禁忌的他，毫不介意。他們在昏暗的燈光中狎飲著。他原善於飲。正好是善飲的自信，使他在那次初涉風月的時候，有初客所不常有的自在。

「喂，你不是朴子人吧？」

不時地凝視著他的 Rose 說。

「如果是呢？」他說。

她沒說話，默然地啣上一支煙。他為她點火，這才看見她那微噉的、厚實的唇。

從那以後，Rose 不時的有電話來。有幾次是宿醉醒後打來的。

——電話就在床頭上。你一定很忙，我真不應該打擾你。

有一次，她的聲音荒濁而淒楚。他聽見她在電話的那一頭辛苦地嗆咳著。

「少抽點煙啊。」他說。

她忽然哭了起來，她淒楚地、自抑地哭著。「怎麼回事？你怎麼回事？」他說。然則她只是飲泣著。

——沒什麼啦。

她終於說。

「要不要我去看你？」他說。

——不要！這樣的地方，你以後少來。

他沉默地歎了一口氣。

——只要我打電話，你不嫌，就好了。

「隨時打來好了。」他說。

——儘量少打。我會儘量少打。

謝謝你哦。

她掛掉電話。

他開始吃第一道菜。這裏細嫩的牛舌冷盤，他素來喜歡。他慢慢地、精緻地喝下第一杯冷啤酒，然後他伸著脖子，在餐廳內找那個圓臉的女孩，却怎也不見她的踪影。將近兩點的這時，豪威的客人逐漸地少了。斜後方的枱子坐著四個日本人，聒噪地談論著。

就這樣，在一段矜持之後，Rose 迅速地滑入他的生活裏。他於是從一個謹慎的、謙卑的、擠公共汽車的職員，變成比較狡猾、世故、以計程車代步——而終於有了情婦的小主管。他招會買房子的時候，Rose 自自然然地提了十萬元給他。

「這個不行。」他說。

她把支票塞進他掛在牆上的長褲口袋裏。

「需要的錢，我全預備好了。」他說。

「這十萬塊，替你蓋書房的兩面牆，」她一邊寬衣，一邊走進她的公寓裏的浴室。她關上浴室的門，「可不能用來蓋你們的臥室。」她在浴室中說，咯咯笑了起來。

半年以後，她忽然離開了。沒有爭執，沒有糾纏。後來他聽說她同一個美軍人員同居，終於一同離開了台灣。開始的時候，他想一笑置之。但他開始不自主地想念她。後來，他發瘋似地想她。愛慾和妒恨苦苦地煎熬著他，他甚至常常不可自抑地在早上同事未來、下午同事都回家的時刻打她留下來的電話。那是蝟居著像 Rose 那樣的女子的公寓。



——Hello……

一個當然是陌生的女子的聲音。

「妳以為一走就可以了事嗎？」他用英文說。

——你在講什麼呀？

對方用洋經邦的英文說。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蜜糖心兒，」他用英文說，「他×的，我想你啊……」

——寶貝，為什麼不來看我，我叫朵麗。Come and try me……

對方吱吱咯咯地笑著。他掛掉電話，眼淚掉了一臉。

然而他的棘心、他的沮喪，並沒有繼續多久。他忽然意外地被擢升到表報組當主任。表報組是會計部副經理的跳板，有獨立的、稍小的辦公室，有車子。幾次公司內比較高層的工作會議，他也得以和各部經理——有時也同桃園工廠部的高層管理者一同列席。他彷彿是一夜間竄升起來，自然地高於一般同事。而距他只一步之遙的副經理的工作是統籌、調理和分析、報告的性質，比較空閒些。不料大學時代閱讀電影理論的一點訓練，在需要常常寫英文分析報告的工作上，倒有了很好的用途。對於他，更其重要的是，一旦他搬進那個辦公室，他便立刻可以繼續他那一擱就是十年的紀錄片製作。就這樣，他把 Rose 淡忘了。

當他把只吃了一半的烙明蝦推開時，一雙素白的手忽而伸了過來，輕巧地撤去盅子和盤子。他迅速地抬起頭。他又看見那張渾圓的臉了。然而，這時的這圓臉的女孩，即使任

他怎樣深深地凝視，竟而已與從斑駁、塵封的記憶中尋回的 Rose 判若兩人。他嗒然地投目於窗外。陽光似乎尤其的白熱了。華盛頓大樓在白熱中兀自矗立著，「像一座大理石的現代雕刻」，Mr. McNell 說。

但是，那年秋天，出乎任何人意料地，當時的總經理 Mr. McNell 從扶輪社帶回來一個 Kenneth 趙，逕自派任楊伯良費盡心機和唇舌才奉准設立的會計部副經理。無需多久，Kenneth 是 Mr. McNell 的同性戀伴侶的事，不但傳遍臺北的高層企業管理者的社會，在臺灣莫理遜內部，謠啄和耳語也開始像初沸的水一般窒悶地、頑強地翻攪著。

但無論如何，這對於黃靜雄曾是一步之隔的機會，像一隻沒接好的球一般，打從他的身邊颯颯然飛馳而去。

那時候，受到挫敗的 Bertland 楊，像一條被激怒的毒蛇，迅速地把自己團團地圈了起來，準備一個致命的攻擊。他忙碌地佈署，像蛇一般不露聲色地工作著。首先，他以維護善良的風俗為理由，使榮將軍很快地參加他顛覆 Mr. McNell 的陣容。然後，他開始扮演一位同性戀的同情者的角色，終於鼓舞他們賃屋同居。當 McNell 太太以一個受騙的太太加入了 B.Y. 所精心設計的陷阱時，厚厚的檢舉書便由榮將軍和 McNell 太太分別署名，告向紐約總部的總裁 Mr. Bottmore。

「請問您要咖啡還是紅茶？」一個年輕的、滿臉青春痘的男侍，卑屈地問。

「冰紅茶吧，」他說。

他看見那個圓臉的女孩，坐在陰暗的角落上，用報紙擋

著光線，趴在枱子上午睡。他依舊記得 Mr. McNell 滿頭銀白的頭髮，大而微凸的眼睛，一八五以上的個子，老愛穿深色的瘦筒褲子。Kenneth 蒼白，略胖，端正却說不上清秀，聽說是韓戰的時候曾當過翻譯官。其後由 P. X. 轉到翰丁頓電子公司，在扶輪社的俱樂部碰到 Mr. McNell。

而 Mr. McNell 終於走了。走得令人難忘。

Mr. McNell 毫不吝惜地付出巨額的贍養費之後，和 McNell 太太離了婚。他也以哈佛大學博士的優雅，婉拒了總公司方面將他調派巴基斯坦的轉圜的餘地。他曾以十數年在跨國公司派到各洲、各國去擔任分公司經理的體驗，出版過三本由詩、散文、遊記和小說拼湊成的書，每年頗有一筆不大不小的版稅。而他拋棄了事業、妻兒，帶著青蒼、憂悵的 Kenneth，漂泊到澳洲去。

黃靜雄斜對面的、就在 B. Y. 隔壁的副經理室，重又空了下來。一度擺盪得遼遠了的希望，忽而又近在咫尺。就在這一段日子裏，他忽然收到一封從美國寄來的、筆跡陌生的信。他狐疑地打開了，才知道竟而是 Rose 寫來的。

她告訴他，他有「六、七分像」她一個初中時代的理化老師。「他教我不要爲了貧窮而感到羞恥，」她寫道：「畢業以後，他跑到我們朴子鄉下，說我應該考女中，也說他要出學費。」可是「你畢竟不是我那終生不能忘懷的老師，我的心中的唯一的男子，」她寫著。當她被逼淪落的時候，她知道「他不會責怪我」。那時他早已因爲肝病英年而死。接著，Rose 以近乎三分之一的郵簡，討論中國男人與外國男人孰優的問題：「中國的男子比較聰明，但都是三流的

lover。他們不敢愛。愛起來條件又多。你也一樣……外國的男子，有的簡直生蕃一樣。但是他們很勇敢地愛。我先生 Paul 明明知道我的職業，肚子也懷著別人的小孩，可是他說他要我，跟我結婚……」「最後我來告訴你我的中國名字。我叫周阿免。我的那個老師，那個我唯一的男子，是天下唯一告訴我周阿免是好聽的名字的人。」她寫道：「我在中山北路做的時候，當然不能用這個名字，不是含羞，是十分的愛惜。」她的字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兩面郵簡。

信表上歪歪斜斜地寫著她在愛荷華的地址。他想立刻回一封充滿友情的信給她。但是拖了一天，拖了兩天，他在和 Bertland 楊緊緊地掛勾的日子裏，把她完完全全地忘了。

他點上一隻煙，用左手緩緩地轉動著冰紅茶的玻璃杯子。他看見那懸浮的、小小的冰塊，却兀自懸掛在中央，並不跟著茶杯轉動。「中國的男子……不敢愛。你也一樣。」他尤其清晰地記得這句子。他喟然地、孤單地對著自己笑了起來。

Mr. McNell 離職以後，紐約方面從印尼調了一個年紀只比 B. Y. 多出三歲，却早早地禿了頭的、蓄著山羊鬍子的 Mr. Tolmann 來當台灣莫理遜的老總。就是現在，他還記得楊伯良於是便變化做一隻狡慧的章魚，用長長的、無骨的、稠黏的觸腳，四方上下地向一望若精悍練達的塔爾曼先生觸探。直到有一天，B. Y. 終於拿到一大疊塔爾曼先生的帳單，交給黃靜雄做帳。

「這一隻，好養得很。」

楊伯良若無其事地說。但是整個眼尾、嘴角都洋溢了欣喜。「不挑食、大大小小，他都吃。」

楊伯良終於笑出聲來。而黃靜雄於是一步深似一步地，看見了企業的既深又廣的腐敗面，初時也不免使從教科書吸取滿腦子「美國企業是現代合理化管理的實現」一類的觀念的他，大為吃驚。

去年春天，楊伯良，經常滿面春風的 Bertland 楊興致勃勃地告訴他，公司已經將他的基本資料和配車計畫，一併送請馬尼拉轉紐約核准。「這回我們鄰居是做定了，」B.Y.說。那時候，他興致勃勃地上班、下班，工作的效率出奇的好。但是不到一個禮拜，B.Y.用內線電話把他請到B.Y.的辦公室。

「告訴你兩件消息，」B.Y.說，「不太好的消息。」他從容地笑著，側身坐在他的桌前。

「Mr. McNell 死了。」

「哦！」他說。

「自殺。」B.Y.以手爲刀刃，伸長自己的脖子，向右邊猛然地一拉。「吱——」B.Y.說。

「噢！」他說，搖著頭。

楊伯良讓了一支煙給他。他爲楊伯良點上火。

「另一個消息：總公司要各國分公司搞一個『成本擰節計畫』。」

「哦，」他說。

「要我們搞人事精簡。嘿，我只好把我隔壁的房間暫時再空一空，嘿。」

楊伯良向他眨眨眼，笑著。他一時竟也只好陪著笑了。

「放心，」B.Y.說。

「嗯。」他說。

「放心好了，全是表面工作——誰說美國人不搞表面……？」B.Y.壓低聲音說著，又復笑了起來。

他開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啜著涼透了的紅茶。一直到今天，CRP（即「成本擰節計畫」的英語縮寫）果然——不，當然只是個「表面工作」罷了。楊伯良、榮老董這兩個無盡無底的坑洞留著不堵住，却盡揀著紙張、原子筆一類的小項目去擰節。而他的會計部副經理，原以爲是煮熟的鴨子，不料竟飛了。

其實，他想，自己對於B.Y.失去完全的忠誠和信賴，大約便從推行這個以他的升遷爲犧牲的CRP開始的吧。他轉過頭去，瞭望著依然在白熱的夏天的日光中矗立著的華盛頓大樓。他睜著眼去算數B.Y.的窗子，上下、左右地數著，彷彿唯恐在一張巨大的報表上找錯了數字一般。

——B.Y.，你是個騙子呢。

他對著那個推想應是屬於楊伯良的窗口，默默地說。然而，他却早已沒有了怒意。現在，拋棄了世界以爲珍貴的一切而漂泊的Mr. McNell和懷著感恩的愛行走於風月之中，並且無忌諱地斥責無勇、無義的男人之愛的Rose，在他的心中，逐漸浸拓開來。他忽然憂悒起來。他看看錶，已是三時許了。他揮了揮手。不知什麼時候醒來，正在和同伴玩牌的那個圓臉的女孩，走了過來。

「帳單。」他說。

「噢。」

她掠了掠及肩的頭髮，若有所思地說：

「他們說您是華盛頓大樓的……」

「是啊。」他說。

「華盛頓大樓的，」她一邊收拾桌上的杯子，一邊說，  
「是要簽帳呢？還是……」

「不，」他說，站了起來。「這回，我自己付。」

從豪威西餐廳回來，他竟睡熟了。醒來，已是下午五時許。他把放在衣櫃上面的壁櫥裏的攝影機取出，在客廳裏擦拭著。片子雖然有七、八年沒拍，但一年至少一次的保養，他却從來不曾間斷過。萱兒和美娟先後回來以後，他的保養已經完成了。而這一日來令人惶恐、孤單和叫人陌生地安靜的他的家，便重又充滿了各種聲音：妻在廚房烹飪的聲音、萱兒的房間傳出來的電視卡通節目的聲音，以及在這些聲音中互相交換的談話。

晚飯有美娟刻意的豐盛。昨夜，他把自己想要放棄莫理遜的工作，稍事休息，並且趁便拍片的決定告訴她。不料她竟爽朗地、不假思索地說：

「那好。」

「爲什麼？」

「我以後再也不用擔心要參加你們公司的正式宴會，」她笑著說，「我穿不慣晚禮服。再說，我不像其他的經理太太能說流利的英文。」

他苦笑。

「我們還有房子的利息要繳，」他說。

「什麼時候放電影呀？」小萱之說。每次看見黃靜雄整

理攝影機和放映機的時候，她總是吵鬧著要看那一段他和美娟初婚以至於小萱之出生之時所攝的兩小卷記錄。

「吃飯，」美娟說，「吃過飯就看。」

「還有眼前這種生活……」他說。

「暫時還不是問題吧，」她說，「今天，我在學校裏想過。我們買架鋼琴，晚上收學生，很有一筆收入呢。」

他沒說話。他在昨日在盛怒中賭咒要辭職之後，立刻感到他其實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驅使每一個人去上班、下班的無形的巨大網罟之中，難於動彈。

電影是照例要看的。小萱之早已迫不及待的等著關燈。

他熟練地裝好片子，打開放映機的燈。「好嘍！」他說。小萱之「啪！」地關掉燈，急急忙忙地跳上她挑好的沙發上，睜大眼睛看著。放映機細細切切的聲音，充滿了整個客廳。

小小的銀幕上照出一條狹小的、古老的、零亂的巷子，鏡頭舒緩地向前推去，然後以一個優美的角度向右上迴旋。一個小小的陽台迅速調近，於是新婚不久的美娟從屋子裏走出，倚在陽台上。微風使她的頭髮不住地飄動著。她東張西望，表情有些僵木。

他笑了起來。

「那時你拚命叫我不要看鏡頭，擺自然些，」她說，「却反而是這樣。」

鏡頭跳進屋子裏。美娟和她的女友坐在共用的客廳裏的沙發上，翻著照相本。翻的人和解說的人的動作，都顯得很誇大。然後他看見自己走進鏡頭裏，一派老練的大明星樣

子。他看見那時的清瘦的、留著長髮的、年輕的自己，不慌不忙地把整個臉轉向鏡頭，表情嚴肅地說著話。背後的美娟和她的朋友，却在搗著嘴笑，然後高興地鼓掌。

「爸爸在說什麼？」小女兒問。

「問媽媽。」他說。

「媽不知道，問爸爸……」她說。

他點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青色的烟，在放映機射出去的光簇中縈繞著。他記得很清楚。那時他把攝影機在桌子上攔好，走進鏡頭裏。然後他對著鏡頭說：

——黃靜雄，中國未來的偉大記錄電影家，在他廿五歲那年結婚。就在這簡陋的公寓裏，黃靜雄拍下了他最初的作品……

「爲什麼那時候的生活裏，充滿了另外一種力量？」他低聲說。

「什麼？」她說。

他搖了搖頭，沉默地抽著烟。鏡頭不斷地跳著，流著。已經懷孕了的美娟，在田間走著；在床上翻閱育嬰的書；在翻弄由娘家縫製過來的娃娃衣裳。然後是在襁褓中張大嘴巴哭泣的萱兒……

然而忽然間，銀幕上跳進圓臉的、寬鼻的、噉著厚實唇的 Rose。他大吃一驚，想關掉放映機，又迅速地想到這樣反而啓人疑心。

「誰呀，這是？」小萱之興味十足地問。

「對，這是誰呀？」美娟說。

他沉著地抽著烟。他告訴美娟這是一段影劇科學生的習作。因爲學生沒有放映機，向他借過機器放映。其後乾脆連

片子也存在這兒。

「雖然是習作，在技巧上，還是挺穩的。」他淡然地說。

Rose 在鏡頭上不時神經質地拉著當時流行著的迷你裙。她時而摸摸花瓶上的花，時而迅速地向鏡頭瞥一眼。她不是一個上鏡頭的女人。現在她側身坐在籐椅上，自然的光線照著她冬衣下豐美的體態。她似乎執意不看鏡頭，輕輕地晃動著疊在左腿上的她的右腿。然後忽然間，她嗔怒地隨手抓起一本厚厚的雜誌，向鏡頭用力擲來。片子也在那一霎時斷了，留下空白的銀幕和細細切切的放映的聲音。

小萱之開了燈。

「那是誰呀？」小萱之說。

「一個爸爸不認識的阿姨。」他說。

「她幹嗎把書丟過來呀？」

「因爲她不喜歡唸書，我猜。」他說。

美娟和小萱之都笑了起來。視他的「電影藝術」有若神聖的美娟，顯然對 Rose 的片段，毫無疑心。他開始把片子倒轉。放映機發出颯颯的、急速的聲音。

就在他突然接到 Rose 從美國寄信來的那天，他把鎖在辦公室的這個片段拿了回來，在妻兒未歸的時間中，一個人偷偷地放過一次。可是 Rose 用力擲過來的那一本書，却一直到今天，才重重地打在他的羞愧的心上。

他記得很清楚，在拍攝的時候，他要她慢慢地把衣服脫掉。

「不要。」她一邊遵守著「不許看鏡頭」的他的約束，

僵木著脖子說。

「如果不要全脫，脫到內衣，也行。」他一邊拍著，一邊囁囁地說，「你的身體，很美呢。真的。」

「不要。」她說。

「怎麼你也害羞呀？」他笑了起來。

他看見她忽然轉向鏡頭，用力向他擲來一本厚厚的書。他立刻停了下來。他看見她依然坐著，用兩手絞弄著衣裾，流著淚。

在那個時候，他有過憧憬；有過一顆在地平線上不住地向著他閃爍的星星；也有過強烈的愛慾。而曾幾何時，他成了副經理室閉了又開、開了又閉的那扇貼著柚木皮的、窄小的、欺罔的門的下賤的奴隸。他成了由充滿了貪慾的楊伯良所導演的醜陋而腐敗的戲曲中的，小小的角色。

一直到沐浴、更衣、上床的時候，他的心都懷著一份久已生疏的悔恨和心靈的疼痛，以及這悔恨和疼痛所帶來的某種新生的決心。

「暫時間，生活不會有問題的。」美娟在梳粧鏡前說。他望著鏡中的美娟，沉默著。

「我看你有些心事。」她說。

「噢，沒有什麼。」他說。

沒有楊伯良、榮將軍，沒有腐敗的陰謀、沒有對於副經理的那黑色的假皮的坐椅的貪慾，生活會有多麼的不同啊。他沉默地想著。

就在這時候，床頭上的電話驕然響起。

——Olive……

是楊伯良的聲音。

「是啊，」他說。

——我剛剛從榮將軍的家回來。他說他那個寶貝侄兒早上打了越洋電話，說是不願意回臺灣來，向總公司辭職了。

「哦。」他說。

——這個艾德華·趙，說是如果這時來臺灣，他好不容易就要等到的 Green Card 就會泡湯。嘿嘿。

「哦。」

——不說這了。你只不在一天，我才發覺 Joe, Nancy 全部派不上用場。表報一塌糊塗呀……

「哦。」他說。

——你說什麼？

「我明天去看看！」他大聲地、生氣似地說。

楊伯良在嘿嘿的笑聲中，掛了電話。美娟安靜地凝望著他。

「誰？」她說。

「Bertland，」他說。

她又轉身去看鏡子。她說：

「要你回去？」

「嗯。」他說。

「他們少得了你麼？」

她對著自己在鏡中的、卸了粧的臉，得意地笑著。然而她看見原已斜臥在床上的他，匆匆地爬了起來，走出臥室。

「什麼事？」她說，「大門我關好了。」

她看見客廳的燈亮了起來。過了一會，她又說：

「你在幹什麼呀？」

---

「把攝影機和放映機收起來。」

他低聲說。

「噢。」她說。

——一九八七年九月《雄獅美術》九十一期

---